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点石成金

智取二百斗

每到年底，大财主五爪子照例要带领一帮狗腿子，鬼叫狼嚎地去佃户家收租逼债。

这年王伍妻子新亡，又加天灾，哪里还交得起租？他只好愁眉苦脸地坐在门坎上，等候着五爪子。这时，聪明人申红脸走过来对他说：“喂，老王，总不能光等着豺狼来吃人呀！我有一个法儿，你倒不妨试试看……”于是，申红脸如此这般地同他耳语了一阵子。

傍晚，五爪子一帮果然来了。途中正好遇上了申红脸。申红脸笑着迎上去向五爪子打了个招呼：“五老爷，今年财气好吧？”五爪子没好气地回答说：“好个屁！几天来连租谷都收不上来呢！”申红脸向五爪子使了个眼色，然后神秘地贴着他的耳朵说：“老爷呀，你别看王伍那小子穷，你可晓得他家有一个了不起的宝贝哩……”“宝贝？”五爪子一听“宝贝”两字，口水早就流到下巴上了。申红脸还同他说了些什么，只见五爪子边听边频频点头。

五爪子领头三步并两步来到了王伍家门口，他先是猛咳了几声，然后就一飞脚踢开了柴门：只见王伍神色慌张，正连米带水急急地往一个石碓里倒呢，随即一股白气从石碓里腾腾升起，顿时就弥漫了半间小屋子。

王伍见五爪子来势汹汹，上前苦苦求情：“老爷呀，这年边的一餐饭米还是求了好几家才借来的呢，今年实在……”这五爪子哪里还听得进去。他那一双老鼠眼直往石碓那边溜。那王伍却死死地用身子遮住了石碓。五爪子狞笑着说：“嘿嘿，好小子！这还能瞒得过老爷的眼睛么？你口口声声说交不起租，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说着，他一声喝令，狗腿子一拥而上，把王伍推到了一边，揭开了石碓的盖子。噢！大家一看，都惊得目瞪口呆：谁知还不到半袋烟工夫呢，这石碓里的生米竟都变成了熟饭，一股浓郁的饭香扑鼻而来。

五爪子果真见到了这个稀世之宝，立即嘻皮笑脸地对王伍说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人的心肝都是肉做的嘛。兄弟既然交租有困难，就送我这个石碓好了。”王伍哪肯答应，只顾连连摇头：“老爷，这石碓可是我祖传的命根子呀！再穷万万不能转让别人的……”五爪子听了，一股怒火正要冲到脑门顶，却又马上压了下去：心想好事或许多磨嘛，万一对方事先动武毁坏了宝贝怎么办？于是，口气缓和地对王伍说：“谁不知我五老爷一向为人宽厚呢？要不，就再添加你二十斗谷子过个好年吧！”那王伍也有一股犟脾气，他偏转身冲着五爪子“呸”的一声：“谁稀罕这二十斗谷子，就是两百斗也别想换我这石碓的一个角！……”五爪子唰的一下脸面发青了，扯着个公鸭嗓子喊道：“什……什……什么？两百斗都……都不行？今天老爷两百斗就非要了你这个怎么样……？”五爪子说着正要动手，申红脸走了进来，他搭拉着脸对王伍说：“老弟呀，俗话讲见菩萨就得烧香哩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嘛。老爷既然免了你的租又出了两百斗谷子，你就算送个人情也罢了！”接着又转过脸来对五爪子说：“五老爷呀，你这回可占了大便宜哩！这两百斗谷子在你阔户人家顶个屁用？今天的事儿还是由申某作个主，谷子你就先叫人送来好了，然后这石碓嘛用棉絮包了，吹吹打打地叫人抬回去，也好让大家知道了高高兴兴，年节给老爷冲个大喜”五爪子高兴地一一照办了。

其实呢，这石碓哪里是什么宝贝！原来申红脸叫王伍先把石碓烧个火烫，再把开水和米一同倒进了石碓里，这就不愁生米煮不出熟饭来，五爪子哪里

晓得其中的奥妙呢！

华盛顿智斗盗马贼

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、小时候聪慧过人。他的家很贫穷，只有一匹马算是最值钱的家产了。这匹马浑身雪白，长得很高大，跑起来闪电一般，干起活来好像有使不完的劲。他们全家都很喜欢这匹马，宁愿少吃一口，也要让马吃饱。华盛顿更是对这匹马喜欢得不得了，经常到草地上去放马；马吃饱后，他就骑在马上，悠闲地唱起歌，和马玩耍起来。

有一次，这匹马突然不见了。他们全家都十分焦急，华盛顿伤心地哭了起来。他们一家人找了很久，终于在同村一个人的农场里发现了那匹马。但那人是个无赖，仗着自己有钱有势，不但拒绝归还，反而声称那是自己的马，说华盛顿的父亲诬赖他。

华盛顿的父亲没办法，只好和那个人去找警官评理。见了警官，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，都说马是自己的。由于找不出证据，警官一时也判不定马是谁家的。

华盛顿的父亲气得脸色发青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而那个偷马贼却强辞夺理地说：“既然马在我的农场里，那就是我的。”正在这时，华盛顿从父亲的身后站了出来，眯缝着小眼睛对警官说：“我有个办法可以证明马是谁的。”

那警官见华盛顿是个孩子，起初还不以为然，最后见华盛顿很有把握，就改变了态度说：“你有什么办法呢？”华盛顿说：“咱们见了马就有办法了。”

他们和警官一起来到了那个人的农场。华盛顿飞快地来到那匹马的跟前，用双手蒙住了马的两眼，然后对那个人说：“既然你说马是你的，那么，请你告诉我们，马的哪只眼睛是瞎的？”本来这匹马的眼睛都不瞎。偷马贼夜间把马偷来，就放在农场里，并没注意马的眼睛好坏。华盛顿这么一问，偷马贼以为马有一只眼睛是瞎的，就怀着侥幸的心理说：“马的右眼是瞎的。”

华盛顿放开蒙右眼的手，马的右眼并不瞎。偷马贼一见慌了，急着争辩说：“我说错了，马的左眼才是瞎的。”

华盛顿又放开蒙左眼的手，马的左眼也不瞎。

这下偷马贼可傻眼了，但他还想狡辩，忙说：“我又错了。”

“是的，你又错了。”这时，警官说话了，“这证明马不是你的，你必须把马还给华盛顿家。”

这个偷马贼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只得乖乖地把马还给了华盛顿。

华盛顿一家高高兴兴地牵着马回家了。

莫泊桑的图书广告

莫泊桑是 19 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。

这里讲的是莫泊桑如何为他的长篇小说《漂亮朋友》“做广告”的故事。

《漂亮朋友》描写的主人公乔治·杜洛阿，原是一个衣着不整、囊中羞涩却又神气活现的年轻人。他刚从非洲服役归来，整天在巴黎街头徘徊，苦心琢磨怎样才能发财。后来靠女人的帮助，从《法兰西生活》报的访员上升为新闻版的编辑部主任，后来不断发迹，竟野心勃勃试图进入众议院。

对于这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，一般大报社和出版社权衡利弊得失，都不肯发表出版。如何尽快把这本书卖出去呢？莫泊桑绞尽脑汁，费尽心机，终于想出一条妙计。他把《漂亮朋友》手稿让给《吉尔·布拉斯》报社。这家小报，以连载的形式发表。不出莫泊桑所料，小说一发表，舆论哗然。先是几家大报同时发难，指责作者通过杜洛阿丑化了新闻记者，通过《法兰西生活》报败坏了新闻界的名声。这种鼓噪正中莫泊桑下怀。他反倒庆幸，他的设想成功了，因为批评家的攻讦正是不必付费的最佳广告。所以，他当即给《吉尔·布拉斯》报主编写信。该报以《致〈漂亮朋友〉的批评者》为题，全文照发。

莫泊桑在信中说：“我只不过想叙述一个冒险家的生活而已，这样的冒险家，我们在巴黎每天都能碰到，在现存的一切行业里都能遇见。他（指小说主人公杜洛阿）没有任何才干，仅仅是靠了女人向上爬。”莫泊桑申辩，《法兰西生活》报并不是巴黎报界的缩影，“如果我选择了一家大报、一家真正的报纸作为背景，那些责怪我的人是绝对有理由的；但是相反，我特意选择了一家可疑的小报，这是一帮政治投机家和金融大盗的代理人，不幸的是，确实存在着一些这样的代理人。”

这封信发表后，情势大变。没有哪家报纸再叫嚷《漂亮朋友》是对整个报界的攻击了；如果一味坚持，无异是自认与《法兰西生活》这样的无耻小报是一丘之貉了。相反，一些报纸对《漂亮朋友》发表评论文章加以赞扬，说它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。

《漂亮朋友》于 1885 年 1 月单行本问世。7 月 7 日，连续印行了 27 版。同年 9 月，已出到 37 版。

一部小说能产生如此巨大的魅力，主要是寡廉鲜耻的恶棍杜洛阿的形象刻画得生动形象，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。同时，莫泊桑用激怒新闻记者的办法，为自己的小说大做“广告”，也算是“卖书”的一个绝招。

蔡泽雄辩得相印

秦昭襄王在位时，燕国有个说客来到秦国。这人名叫蔡泽，学识广博，善于辩论。他听说秦国的丞相范雎因自己的亲信郑安平和王稽都犯了重罪，心中忐忑不安，想急于卸掉丞相的担子，便赶到秦国来向范雎游说。

蔡泽是个穷汉，到咸阳后住进旅店，对店主说：“你给我拿好酒好菜来，等我当了丞相，会给你丰厚报酬的！”

店主说：“你是个什么人，还梦想做丞相？”

蔡泽说：“我是天下雄辩有智的人，前来求见秦王的。秦王见了我，必然佩服我的才智，会取下范雎的相印挂在我的腰间来的。”

店主笑他狂妄，把他的话当做笑话讲给旅客们听。这话很快传到范雎耳中。范雎叫人把蔡泽召来，差人一到旅店，店主对蔡泽说：

“谁叫你胡说八道，这下子大祸临头了！”

蔡泽笑笑说：“我见到范雎，他必定会解下相印让给我，不须去见秦王了。”

店主见他贫困，就说：“你不须交食宿费了，快去吧，只是不要连累到我！”

蔡泽会见范雎，范雎高坐堂上，也不叫他坐，厉声诘问：“想代我做丞相的人是你吗？”

蔡泽站在一旁回答说：“正是！”

范雎说：“是来对我游说，夺我的爵位？”

蔡泽说：“唉，一年四季，运转不息，成功的退下，将来的上去。你已经应该退下了。”

范雎说：“我自己不退，谁能让我退下呢？”

蔡泽说：“人在年轻体壮、头脑灵活的时候，努力建功立业，利于天下，成为人人仰慕的英雄豪杰。既然已经得志，年老体衰，就应该安乐长寿，欢度晚年，让自己的业绩流传后世，这不是很聪明么？可是像秦国的商鞅，越国的文种，他们都立过大功，功成之后身不肯退、遭到悲惨结局。你愿意做这样的人么？”

范雎心想：他用利害关系，渐渐进逼，若说不愿意，就落入了他的圈套了。便假心假意回答说：“有什么不愿意的？商鞅为秦孝公制定新法，使秦国民富兵强，扩地千里；文种使越国转弱为强，并吞了强大的吴国，为越国践报了深仇。他们虽然都遭杀害，但功在当时，名传后世，为什么不愿做这样的人呢？”

范雎这时虽然嘴硬，但已被蔡泽点中了要害，不能安坐了。

蔡泽说：“作为一个贤良的臣子，谁不想有个圣明的君主？光有贤臣，没有明君，国家还是灭亡的例子，从古以来就有。商鞅、文种不幸遇害，难道他们是用死的代价来成名的吗？所以大丈夫处世，身名俱全的是上等；名传下了，而身已死，是次等；名声败坏，身体还在，这是下等。你要做哪种人呢？”

这段话说得范雎胸中爽快，不觉走下堂来，连声称赞：“说得好！说得好！”

蔡泽又追问范雎：“你说愿意做商鞅、文种，请问：今天的秦王，在信

任忠臣、厚待故旧方面，比起秦孝公怎样？”

范雎想了一会，不敢直说，只好含糊口答：“不知道！”

蔡泽又问：“你想想自己的功绩，比起商鞅、文种如何？”

范雎说：“不如他们。”

蔡泽说：“秦王在亲信功臣方面不会超过秦孝公；你的功绩也不高于商鞅、文种，而你的俸禄却大大胜过他们。他们尚且不能免祸，何况你呢？你今天的富贵已到达顶点，依然贪恋富贵，不肯急流勇退，恐怕商鞅、文种那样的祸事你是难以避免的了！所谓‘日中必移，月满必亏。’你何不在这时交出相印，推荐有才智的人担任？名义上是让贤，实际是卸去重担。然后欢度晚年，免除后患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范雎听了十分拜服，说：“先生自称雄辩有智，果然如此。我敢不从命！”

于是请蔡泽上坐，用接待贵客的礼节对他，留他住在宾馆里，设宴款待。

第二天入朝，范雎向秦王奏道：“有位客人刚从山东来，名叫蔡泽，这是个奇才，足以掌管国家大事。臣见过的人很多，没有能及得上他的，臣与他相比，不及他万一。特向大王推荐。”

秦王把蔡泽召来，问他并吞六国独霸天下的事，蔡泽从容对答，深得秦王的欢心，立即拜他为客卿。

范雎接着借口生病，归还相印。秦王不准。范雎从此装病不起，不去上朝。秦王便拜蔡泽为丞相，代替范雎。

范雎果然平安地度过了晚年，老死在自己的封地——应。

蔡泽当上丞相后，特地派人向旅店主人送去一笔丰厚的赏金。

智闯三关

这是 1936 年，陈毅在赣南革命老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一个故事。一天傍晚，陈毅带着警卫员和几个战士，登上帽子峰宿营。谁知到了半夜，却出现了敌情。

原来，游击队一个小队长叫龚祥，不久前在突围中被俘，叛变投敌。反动派利用他知道陈毅的行踪这一点，叫他领了三十个兵溜进山区。潜伏在陈毅常常来往的路旁，妄图抓住陈毅。可是几个昼夜过去了，没得到陈毅一点线索。这天晚上，龚祥无意之中爬上一座山岗，发现一星火光，不觉心中大喜：“哈哈，老天有眼，弟兄们，上！火光就是游击队，就是陈毅。”士兵们听说发现了陈毅，不由得想起“立头功者赏洋三千，升官三级”的奖赏，便不顾一切蜂拥而上。他们刚靠近帽子峰，树林中突然闪出一条大汉，“叭！叭！叭！”就是三枪，为首的两个兵应声倒地。要问这大汉是谁？他就是陈毅的警卫员大老潘。他在此担任警戒，发现敌人偷偷摸来，知道情况不妙，急中生智，开枪打倒前面的敌兵，以此向山顶报警。

这时，陈毅正在小马灯下写文件，骤然听见三声枪响，知道有敌情，便马上收好文件，拔出手枪，拉起同志们向后山奔去。正在这时，大老潘追上来报告：“首长，白匪上来了！”“多少人？”“大约二三十！”

枪声惊动了四山的敌人，情况紧急万分，要尽快转移。可是，后山是悬崖峭壁，无路可行，前山又有三倍以上的敌人。怎么办？只见陈毅紧锁眉头，来回踱着。不一会儿，眉头一展，对战士们说，要突破重围，必须如此如此……众战士点头叫好。

再说龚祥带兵来到山腰，顷刻间被干掉了两个兄弟，哪里还敢贸然向前。陈毅身边有多少人，他不清楚；三十个弟兄能否对付得了，也不知道。他越想越慌。突然，“哒哒哒——”夜空响起了雄壮的冲锋号。号声中，夹着一个洪亮的声音：“一排的同志们跟我来，二排、三排左右夹击，打！”

“啊，是陈毅！顶住，弟兄们哇！……”龚祥话音未落，一颗飞来的手榴弹送他上了西天。霎时间，硝烟中杀出一路人来，其势如猛虎下山。没死的敌兵被冲得晕头转向，还以为是游击队的一排冲了过去，生怕又挨“左右夹击”，哪里还敢应战。谁知一等二等，不见“二、三排”的影子，方知中计，气得咒爹骂娘：“他妈的，上当了。快，抓陈毅呀！”

就在白匪乱喊乱叫的时候，游击队已来到河边，上了王坑庄交通员李老汉前来接应的小船，乘船转移了。

同志们刚刚闯过第一关，谁知南岸敌人听见枪响后，封锁了公路、要道，并朝渡口方向扑来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哪！

且说南岸的敌军官一听找到了陈毅的踪影，不禁面露喜色，当下把离河最近的王坑庄包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两个连的敌兵搜查了全村每个角落，可就是找不到陈毅的踪影。陈毅他们上哪里去了？

恰在这时，王坑庄东头伪保长王老五的大院里，正演着一出好戏——

枪声惊醒了王老五的酣梦。他刚从美梦中回过神来，忽然，有几条黑影从窗口飞将进来，直逼床前。只见手电筒光一亮，床沿边站着几个持枪的人，中间的一个矮胖身材，神态严肃，眼光逼人：“爬起来！我们是赣南游击队，我就是陈毅，你不是常带白匪去山上找我们吗？现在我们主动到你家来啦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我，我，嘿嘿……”王保长皮笑肉不笑地跪在床上说。

“叭！叭！”这时，院外枪声大作。狡猾的王老五心里盘算：我要设法引来国军将其全歼。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——对着身边被吓得昏昏迷迷的小老婆打了一掌：“笨瓜！还不快出去把狗关好！”

陈毅笑笑说：“别费心思了，是去关狗，还是报信？”

“呵，不不不，小人不敢……”接着又对小老婆说，“还不快把灯点起来！”

陈毅坐下来，坦然地说：“今晚我是和你来谈判的，万一出了问题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！”

“是，是，是”王老五直陪笑脸。

原来王坑庄位于游击区和白区之间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这王保长平时作恶不少，陈毅早就打算除掉他。现在考虑，如果能够把他争取成两面派，把王坑庄辟为游击区，今夜倒是个好机会。

于是，陈毅句句似千钧，向他陈说利害：“王老五！你替白匪干过多少坏事？抓过多少革命群众？敲诈百姓多少钱财？逼得多少穷人家破人亡？该当何罪？不要以为外面白匪重重包围，可游击队照样登门拜访。只要你接受我们的条件，就给你一条活路。”接着陈毅把条件讲了一遍。

王保长望着那令人恐怖的枪口，终于竹节巴打眼——“通了”，他“噗通”一声滚下床沿，连连磕头说：“小人……愿……接受你们的条件……”就这样，陈毅他们既闯过了敌人的第二关，还为开辟王坑庄地区扫清了障碍，真是一举两得。

游击队去向不明，这下可气坏了敌军官。敌人一计未成，又生一计。他们撤出王坑庄后，便抽调了大批兵力，在公路以北方圆十里以内的河流溪沟、山间小道等地统统设下了埋伏圈。对连闯两关的陈毅来说，这是敌人设下的阴险的一关。

天才麻麻亮，游击队员起了床。在王保长家饱吃一顿、安睡一觉以后，他们精神抖擞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。陈毅招呼大家，讨论下一步棋的走法。大老潘开头炮说：“发挥我们的专长，顺着溪沟一直走向进山的小路。”“对，溪沟旁有茂密的竹林，利于隐蔽、走溪沟又不会留下脚印。”一个战士点头同意。“除了这条路，还有别的路可走吗？”陈毅提问。战士小王摸摸脑壳，认真地回答：“除了小路，好像就无路……不！有路，有一条危险的路——公路。”

的确，走公路好比钻虎口，除开路上随时都有巡逻队外，每隔千米就有一座碉堡，敌兵居高临下，视线开阔；左右碉堡遥相呼应，首尾相接，一有情况，援兵就到，岂不危险？只见陈毅站起来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看。虽然每隔千米就有一座敌堡，但是，离王坑庄最近的碉堡所处的位置对我们很有利。”战士们循声望去，见一座大碉堡矗立在S型公路的拐弯处，恰好形成一个死角，既望不到左边的枪眼，也看不见右边的旗杆。

“好！首长的意思是——虎口拔牙？”机灵的小王搓着手猜到了“秘密”。“对。我们常走小路，敌人早已察觉，必须出其不意改变策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封锁线！”

太阳刚从山口间露出笑脸，曲折的公路上走来了一支“巡逻队”。他们头戴礼帽，身穿便衣；人不满一十，清一色的“短家伙”。他们正前方矗立着一座碉堡，黑洞洞的枪眼张着大口，碉堡下歪歪斜斜的站着两个兵，枪杆倒挂，伸着懒腰：“妈的，折腾了一夜，又派老子站岗，活见鬼，谅他共军

也不敢往虎口里钻。是谁？站住！”说话间，快步奔来了一队人：“哈哈。辛苦了，我们是巡逻队。”

“噢，自己人。”毫无防备的哨兵看了看这伙行若无事的人，总算放心了。

“烟酒不分家，来，抽一支。”“巡逻队”的领头人递来两支香烟，两个哨兵笑脸相迎，双手接过。“咔嚓！”对方擦燃了火柴。两个哨兵烟瘾大发，夹起那“哈得门”就往火里伸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“巡逻队”的“弟兄”突然脸色一变，个个掏出了二十响。不等两个匪兵话音出口，两把雪亮的匕首已深深插入他们的背心。紧接着，几个人影飞身冲进碉堡，碉堡内瞌睡未醒的敌兵们呆呆地望着这群从天而降的“神兵天将”，乖乖地举起了双手。不到五分钟，这些“神兵天将”便一把火点燃了碉堡，扛着胜利品，扬长而去。火光惊醒了敌军官：“完了，我们又失算了！”

彭德怀钓“鱼”

1928年6月的一天清晨，缕缕晨风撩开了笼罩山村的雾纱。高坡上，麦田绿漪涟涟；山脚下，溪水汨汨地流淌。山口处飞来一标人马，领头的是一个威武的军官，坐在高大的红鬃战马上——他就是湖南独立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。

彭德怀上月刚到平江，任务是“剿匪”。当时的“匪”指共产党游击队。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彭德怀此时急冲冲地赶路，并不是去“剿匪”，而是去“保匪”。

昨天，彭德怀带着队伍，奔波一天，在三角塘一带执行“剿匪”任务，照例是“损失”了不少枪枝弹药（彭德怀每次进山，总是叫士兵们朝天放枪，然后扔下枪枝弹药，留给游击队），今天凌晨，彭德怀率队撤回驻地，半道上听说游击队袭击了万古挨户团，打死打伤了几个敌人，但也有三个游击队员被挨户团抓住了。万古挨户团头子是凌五癞子，此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他豢养的几十名团丁，都是些横行乡里、无恶不作的流氓恶棍。如今挨了游击队的打，又侥幸抓住了几个游击队员，他肯定要好好折磨他们，是抽筋是剥皮都说不定。所以彭德怀勒转马头，转道直冲万古而来，他想寻机救出游击队员。

万古挨户团戒备森严，几个团丁拿着枪在不停地巡逻。彭德怀催马上前，来到团部翻身下马，把缰绳递给随从，大大咧咧地走进团部大屋，团丁们想阻挡都来不及。

堂屋里此时有一伙团丁在吆喝着赌钱，见有人进来，把牌一甩想盘问几句。但见来人身材高大，威风凛凛，不觉短了半截，好半天说不出话，还是彭德怀先开口：“凌团总在吗？”

“在，在！”有人急应道，同时高喊：“客人到！”

“吱呀”一声，里间门开了，凶神恶煞般的凌五癞子迎了出来，一见到彭德怀，立即迎了上去，拱拱手说：“哎呀，不知彭团长驾到，失迎失迎，堂屋里请坐！”

彭德怀一摆手说：“不客气！听说你抓住三个游击队员。”

凌五癞子咧嘴一笑，得意地说：“我们正在审问呢！”说罢，便把彭德怀带进里间。

屋梁上吊着三个人，身上血淋淋的，已无一块好肉。彭德怀仔细看了看这三个人，说：“我把他们带走！”

“带走？”凌五癞子摸了摸秃头，心想这怎么行。彭德怀刚到此地，什么来历都不清楚。再说，抓住游击队员是自己的功劳，不能白白让别人给夺了。可是彭德怀是正规军，得罪不起呀！凌五癞子表面上愣头愣脑，其实是“牛吃破草帽——肚里坏圈圈不少”。他眼珠滴溜溜转了几转，阴阳怪气地对彭德怀说：“团座，刘作柱县长口谕，要我从他们口里弄清东乡游击队的主力，你们……”

彭德怀一听就知道凌五癞子抬出县长来搪塞，觉得不给他点颜色是不行了，于是打断他的话发火说：“你们？我们？我们从南县跑到平江来‘剿匪’，是为了你们，还是为了我们？”

凌五癞子见彭德怀生气，赶紧点头哈腰说：“误会，误会！兄弟不是这个意思，军政一家嘛！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！”

彭德怀余怒未息，说：“就凭你们的皮鞭，能问出游击队下落来吗？”

“依你之见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要用他们作‘钓饵’！”

“作钓饵，去钓鱼？”凌五癫子糊涂了。

“去钓‘大鱼’。”彭德怀眉毛扬了扬，神秘地说，“说句老实话，我奉命‘剿匪’，在山里转悠了半个月，连根‘匪’毛都没拣到，不好交差呀，听说老兄抓到游击队员，正好使用‘钓鱼计’——放长线，钓大鱼。”

一听说‘放’字，凌五癫子可不愿意：“怎么能放掉他们？”

“哪会放掉他们呢？”彭德怀解释说，“你脑袋怎么转不过弯来。我们可以佯装去磨山洞进剿，逼着他们带路，他们必然会反抗，我们就趁机一梭子弹，把他们结果在进山要道上！”

“那不断线了吗？”

“不，故意留下一个人，让他不死……”

“嗯，我懂了。这个人一定会进山去找游击队！”凌五癫子眼里放出两道凶光。

彭德怀说：“对了！我们就派人尾随，发现游击队主力，就一网打尽！”

凌五癫子很兴奋。但歪头想了想，脸色又慢慢阴沉下来。彭德怀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心思，连忙说：“不过，为了把‘鱼’钓到手，还望老兄协力同心，第一，我们‘剿’了一天的‘匪’，枪枝弹药丢失了些，需你给予补助；第二，我只带一个连，兵力不足，进城调兵也来不及，请你亲率挨户团协同我们进剿；第三，对付那三个游击队员你们有经验，请你指派两名得力弟兄，和我们一道押送，以防万一。”

凌五癫子怕就怕彭德怀借故放跑游击队员，听说要他派人一道押送，悬在心头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，两道稀稀拉拉的扫帚眉也舒展开来，恭维地说：“彭团长真是深谋远虑，不愧是国家栋梁之材。我照您的吩咐办就是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彭德怀拍拍他的肩笑了起来。

吃过中饭，队伍朝磨山洞进发。三个游击队员被五花大绑，由两个挨户团丁和几个士兵押着，走在最前面，彭德怀骑着红鬃马，率领一连士兵走在中间，压阵的是凌五癫子和 50 名挨户团丁。他们今天由于跟正规军一起行动，格外神气，扛着四挺机枪，趾高气扬地尾随在后。

磨山洞是一条蛇形山洞。一道溪水飞出陡峭的山谷，石子小路沿着溪水盘旋直上，地形十分险要。

队伍来到一块红薯地边。老远的山坡上，有一个看山人搭的小棚，里面空无他物，彭德怀下令休息。

队伍散开后，彭德怀命令李连长带领几个士兵和押送游击队员的两个团丁一起，把三个游击队员推到小棚子里去。

凌五癫子心里嘀咕开了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他这时想起县长刘作柱曾对他说过：“彭德怀来平江以后，军纪严明，深得民心，行迹多有可疑之处，要多加小心。”眼下，彭德怀行动不正常，该不会私下放掉游击队员吧？

凌五癫子正在犯疑，彭德怀笑吟吟地走了过来，说：“老兄啊，累不累？”

凌五癫子顾不上与彭德怀客套，眼睛瞅着小棚子问道：“请教彭团长、你要人把那几个游击队员押进小棚子干什么？”

彭德怀风趣地说：“假戏真唱嘛！再审问一次，他们还不招，就枪毙他们，那活着的才不会怀疑我们嘛！”

凌五癫子贼眼一转：“那你为何不亲自出马？”

“这种差事让下面的人去办就行了！”

凌五癫子疑心仍未彻底消除，但他见彭德怀态度坦然，又转念一想，派去的两个团丁是自己的心腹，料也出不了什么事。

这时候，皮鞭声、辱骂声、惨叫声隐约从小棚方向传来。不一会，李连长跑来报告，游击队员死不招供。彭德怀一挥手表：“照计行事。”

李连长飞身跑回小棚，不久，三个游击队员口里堵着布，被两个耀武扬威的团丁和几个神气十足的士兵架着胳膊，从小棚里拖了出来。远远地看去，他们好像在拼命挣扎，但经不住死拽硬拖，很快被拖进小树林，一阵猛烈的机枪把他们打倒了。

彭德怀嘴边挂着一丝微笑，望了一眼发呆的凌五癫子，命令队伍朝后撤。一直撤到磨山洞的咽喉处——磨子石。这里两岸怪石高悬，丛林茂密，是打伏击的好地方。

凌五癫子越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正准备质问彭德怀，李连长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他一边喘气一边说：“团长，不出你所料，部队后撤不久，那个活着的家伙看看周围无人，就朝山里跑，我和挨户团的两个兄弟尾随着。那家伙绕了个大圈子，走进一座松树林。几百名游击队正的里面开会，训话的好像是个女的……”

凌五癫子的疑心一下打消了，兴奋得猛拍大腿：“娘的，那女的准是共匪的头子胡筠！彭团长，你的‘钓鱼计’真神，一下子就钓到大鱼了。”

彭德怀问李连长：“那两个挨户团弟兄呢？”

“我回来报告，他们在继续监视敌人。”李连长回答。

“好！”彭德怀纵身上马，“李连长，你带领一、二排，从左侧往上迂回，三排随我从右侧往上包抄。凌总，你带领挨户团扼守在这咽喉要道，防止游击队从这里突围。另外，抽15个弟兄随我行动。”彭德怀铿锵有力的话语，在山沟里激起阵阵回响。

转眼间，彭德怀带着队伍消失在山道上。凌五癫子望着重重叠叠的山脉，头脑逐渐冷静下来。已找到匪首胡筠，眼看就要抓住她，使他解恨，但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，又使他感到突然，不由得心中打了个问号：会不会有诈？

过了一段时间，前面山里枪声大作，杀声一片。凌五癫子这才长长地吐出一口粗气，腾地站了起来：“好家伙，干上啦！兄弟们，顶上火，准备打！”

别看挨户团平时在老百姓面前为非作歹，耀武扬威，眼下要打仗，可傻眼了！有的手脚发抖，子弹都装不进去；有的干脆往人后面挤，乱成一团。凌五癫子火了，“砰！砰！”朝天就是两枪。

随着这两声枪响，团丁们的背后突然枪声大作，好像炸了火药库。凌五癫子回头一看，妈呀，十几个游击队员，已从背后冲杀上来了。他立即高喊：“朝后打！”“嗒、嗒、嗒”，“打”字刚出口，左右丛林里同时射来更密集的子弹。挨户团晕头转向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血肉横飞，尸横遍地。凌五癫子一看情况不妙，转身就往山里窜。没跑几步，一颗子弹像长了眼睛，钻进他的小肚子。他晃了两晃，终于栽倒在地，眼看游击队冲来了，他闭上眼睛，再也不敢动了……

正在这时候，山弯处响起猛烈的枪声。凌五癫子斜着眼睛一看，是彭团长带着一队人马打了过来。游击队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挣扎着想爬起来，但身子不听他指挥，只得朝彭团长招招手：“彭团长，怎么回事？游击

队不往外突围，却从后面打上来了……”

“你还问我呢？”彭德怀很气愤，“这是游击队的增援部队，我一听你们这里枪声激烈，就知道你们顶不住，只好回马救援，影响了我们‘全歼’游击队主力的计划，你们太无能了！不是我来得快，连你的命都完了……”

凌五癞子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讲不出，生怕再出什么差错，只好承认：“我无能，我无能……”

几个没打死的，缺胳膊少腿的团丁，此刻也跪在地上朝彭德怀磕头，感激他的救命之恩。

一个月后，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，凌五癞子终于知道，这天的命运是彭德怀安排的。在山坡的小棚里，李连长按照彭德怀的密嘱，移花接木，将凌五癞子派来的两个心腹推倒在地，用破布堵住他们的嘴，剥下他们的衣服、袖标，狠狠地给了他们一顿皮鞭。然后，给他们套上游击队员的衣服，硬拖出去吃了枪子。两个游击队员穿上挨户团丁的衣服，和那个故意不打死的游击队员一起跑走。李连长报告发现游击队员主力的情况，自然更是假的。从挨户团背后打上来的游击队员也是彭德怀让士兵化装的。彭德怀他们进山后，就把十五个挨户团丁消灭了，士兵们换上便衣，迂回到守山口的挨户团背后……

从那以后，“彭德怀巧设钓鱼计”的故事就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。

贺龙水淹向子云

那一年，贺老总带领红军打下了桑植县，抓了几个恶霸，分了他们的田，分了他们的粮，老百姓欢天喜地，反动派可慌了手脚。

军阀陈渠珍，悬赏 6000 光洋，捉拿贺龙。反动旅长向子云，神气十足地对陈渠珍说：“司令，请准备好光洋，我马上来领！”他带领 3000 人马，杀向桑植。

侦察员把这个消息报告了贺龙。贺老总听了，说：“好哇！来得正好！”他把几个骨干找来，作了具体布置。过一会儿，管船队的老田来了，一见贺老总，就说：“老总，我来迟了。”

贺老总笑道：“正是时候，我正等你咧！船呢？”“都搞到赤溪河这边来了。只等你一声令下，就沉入水底，让向子云望着赤溪河干瞪眼吧，嘿嘿。”

贺老总却说：“不！去接他们过来。”

“接谁？”老田不解地问道。

“接向子云的部队呀！”

“老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把我老田搞糊涂了！”贺老总如此这般，向老田说了一遍。老田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好，我听你的。”

再说贺老总抓到的恶霸中，有一个姓张的。张恶霸自从被红军扣押，心里一直像“十五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”，时刻怕脑袋搬家。忽然，见看守他的红军换了人，心里一喜。为什么？因为原先那个红军，铁面无私，求情不买帐，许官遭白眼，送钱挨顿骂，这下看见换了人，心想可以再试一试，也许钱能通神咧。于是，他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哀求新换来看守他的红军，开口就提出要送多少多少光洋，只要放了他，还会有别的报答。

那位新来的红军，开始不答应，但也不驳斥，等张恶霸一而再、再而三求情之后，才迟疑地说：“即使我有心放你，你这个打扮也走不脱呀！”

张恶霸一听，心想，口气松了，有门！忙说：“请你帮我找套衣服，我送你这个金戒指。”说着，把藏在身上的金戒指摸了出来，恭恭敬敬地送了过去。那位红军只瞟了一眼，说：“我有一身破烂的衣裤，只怕你不爱穿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，烂的正好，烂的正好。”张恶霸心想，这个红军还向着我咧。那位红军呢，找来了一身烂衣服，给了张恶霸，说：“试试看，快！”张恶霸赶快换了衣服，可是，脸太白，手太嫩，怎么办？就用锅烟子擦了几擦，弄黑了。由那红军带着，穿大街，走小巷，直奔赤溪河边。张恶霸破衣背上有一块大白补丁，特别惹眼，老远就看得见。

在路上，张恶霸眨巴着老鼠眼，东张西望，啊呀，红军正在开走。“好，我张某人可有出头之日了。可能是陈司令和向旅长打来了。”他猜度着，试探地问那位红军战士：“战事很紧张吧？”那红军战士说：“不要乱讲，向子云到了对岸了。”

张恶霸喜滋滋地说：“老弟，你救了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我认得向旅长，只要你把我送过河去，一定会重重地赏你。”那红军说：“我不是图你几个钱，我是做件好事！”

“好，做好事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啊，老弟你看，船！”

几只空船，正靠在河边，没人看管。张恶霸高兴地脱口说道：“真是天助我也！”那红军却淡淡地一笑，说：“好。我送你到了河边。你走吧，我回去了。”

“慢！”张恶霸忙扯住他，说：“老弟，送我过河吧？我不会驶船。”

“不，我不去了。”

“老弟，去吧，救人救到底啊！”“河对面向子云在抓夫呀！”“包在我身上。”“两军阵前摆渡，弄得不好，可是个卖命的买卖！”“只要你送我过了河，我包你一世吃穿不愁。”那红军想了想，说：“好，我包你包到底。”他跨上一只空船，送张恶霸过河。

船到河心，岸上忽然发出了喊声：“跑了一只船！快开枪！”啾！啾！啾！啾！子弹直打过来，张恶霸吓得脸都白了，忙喊：“快……快……快划……！”

不过，子弹只是在身边擦过，并没有伤人。是红军瞄不准吗？不是，是贺老总故意安排的。张恶霸穿着有白色补丁的破衣服跑了，红军见穿白补丁衣服的就故意放过不问；他跑到河边上了船，红军见了还是不闻不问；等他到了河心，红军才开枪，但开枪不过是做做样子。驾船送他过河的那位红军，不是别个，就是船队队长老田呀！

老田取得了张恶霸的信任。船到对岸，两人直奔向子云旅部。张恶霸进屋去见向子云，老田在外留心察看。

向子云听他说红军已经从桑植城里撤走，并且是他亲眼所见，就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三千兵马，他贺龙不到一千；我有大炮机枪，他是土枪鸟铳，安得不望风而逃？来人，追过河去！”部下说：“没船呀！”

“有办法。”张恶霸连忙奉承说，“对岸有，我搞了一只过来了。”向子云问：“你是怎么搞到船的？”张恶霸添枝加叶，吹嘘自己如何收买一个看守人员，如何机智地夺了这只船，如何勇敢地划过河来。他信口开河，乱吹一通，然后献计说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只要旅长悬下重赏，就有人去对岸搞船。”

“谁去？”“我收买的那个人就会去的。”“好。你带一百块光洋去，要他弄几只船过来。”向子云把弄船的差使交给了张恶霸。

张恶霸把那一百块光洋向怀里一揣，来到老田身边，说：“老弟，向旅长奖了十块光洋。”说着，摸出十块钱来，故意敲得叮 响。然后，一边交给老田，一边说：“向旅长要你再去弄几只船来，重重有赏。至于我许下你的钱，以后一并交，一并交！”老田呢？把手一推，说：“还是那句老话，我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做一件好事。帐嘛，将来一起算好了！”

“啊，够朋友，够朋友！”张恶霸笑嘻嘻地把那十块钱重新揣到怀里，说：“老弟，钱存我手，什么时候要，来取就是。啊，几时过河搞船？马上就去吧，军情急啊！”“这么急？”“是急。”“那就等着吧！”老田说罢，来到河边，一个猛子扎进赤溪河，向对岸游去。游到对岸，把在向子云那里侦察到的情况，详详细细地报告给贺老总。

当天，又弄了船过来，并且带来了几个化装成船员的红军战士。弄来的船有六七只咧！

接着，向子云的几千人马，一船一船渡过了赤溪河，开进了桑植城。

张恶霸呢，看见向子云的人马进了桑植城，他也洋洋得意，跟着又回到了城里。

桑植县城里，果然不见一个红军，只有卖柴的、卖菜的，摆小摊的，倒还不少。

向子云架起望远镜向城外一望，只见云蒙蒙，雾腾腾，看不清什么。忽然，云雾中出现一面红旗，红旗下面有一位将领，啊呀，那不是别人，正是